



送给母亲的礼物

◎王永清(湖北枣阳)

母亲不知道有三八妇女节这个节日,也没有人专门为她过一次三八节。在儿时记忆里,母亲从来就没有空闲过。那时父亲在村里当代课教师,家里一摊子事儿全甩给了母亲。母亲忙完家里活儿,还要去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,这关系着一家人的吃穿用度,丝毫不能马虎。

姐姐上小学三年级时,知道了有三八妇女节,也懂得了这

是个母亲的节日。记得那年三八节,姐姐用几角压岁钱为母亲买了一个发卡。塑胶质地,蝴蝶造型的发卡表面描着一株兰花,很是端庄优雅。母亲收到发卡,先是惊讶,接着有些生气地说:“农村人过什么三八节,用这个钱买本买笔多好!”最后,母亲叹了一口气:“买就买吧,心意娘领了。”这个发卡给了我,过了一天,母亲又为姐姐买了个同样的,我们姐妹俩戴着发卡兴奋了好多天。

后来我们工作、成家,像长大的鸟儿,纷纷离开了巢。有时三八节,想起母亲,打个电话回去,母亲说一切都好,让我安心工

作。听了母亲的话,我便心安理得地忙着自己的事。有时回家小住几天,就厌了,心又飞到外面的精彩世界。有时干脆不回去了,寄点钱物表示孝心。

去年三八节,几个朋友约好聚一下。临时,有个朋友打电话说不能来了,要回乡下陪自己的母亲。也就在那一刻,我想起了我的母亲,母亲从来没向儿女提过什么要求,这并不等于母亲就没有要求,她也需要关心、照顾、爱,而这些都被我粗枝大叶地忽略掉了。

王祥夫在《母爱》中有一句话让我感动:“我除了每天去看母

亲一眼,帮她买买菜擦擦地板,还能做些什么呢……”和他一比较,王祥夫做得多好啊。而我,给过母亲什么?汪国真有一首诗:“我们也爱母亲,却和母亲爱我们不一样,我们的爱是溪流,母亲的爱是海洋……”

是啊,劳碌一生的母亲,心中永远牵挂着儿女,而儿女又有多少心思花在自己的母亲身上?我决定,今后每年“三八节”都要回家陪母亲过,儿女的陪伴才是给母亲最好的礼物。

烦襟澡雪长精神

◎张劲辉(河南洛阳)

一冬无雪。

到了春节还是没有下雪。如北方年夜饭上少了饺子,让人怅然若失。

印象中或有一次,薄薄的,风一吹,日一晒,只半天便化为乌有。这在北方,如果称为下雪,定会引来一大片质疑声。

春节过后气温继续一路走高,引得百花提前绽放,让人们带着一冬无雪的遗憾开始步入万紫千红的春天。没想到,到了2月底的一个夜晚,竟忽忽悠悠飘下一场大雪。好雪,是善解人意的。

望望天,本已漆黑的天幕灰了,白了,好像打四面涌起了一层浓雾,却不知雾涌自哪里;似乎从八方扯起了一张网,却看不到网的经纬脉络。是头顶的天漏了吧,掉下来一片一片傲然独行、三片五片携手同往的雪花来。不,不是掉下来的,它们有的是挺身游过来,有的是侧身飞过来,有的是散着步慢慢踱过来的。它们也是性格不同、气质各异呢。

转眼间,雪越下越大,越下越密。鹅毛般的雪花像是在空中断了线,只瞧见在前后左右挡起密密匝匝的雪帘。你立在哪里,哪里的雪花就冲着你、撞着你、抚着你、吻着你,形成一个雪的漩涡。路过小区的一片竹林,不少竹子被雪压得匍匐在地,让我想起一句古诗:“夜深知雪重,时间折竹声。”

看到期盼已久的雪,我不由得从记忆的河床打捞出十几年前同是这个时节的难忘记忆。那也是在早春二月,参加工作不久的我遭遇了一些烦心事,受人排挤污蔑,心里的小疙瘩怎么也解不

开。

那一夜与友人酌,一袋花生米,半斤猪头肉,一瓶五十六度的北京二锅头——喝得畅快淋漓,醉后酣然入梦。黎明醒来,一看窗外,纷纷扬扬飘洒着鹅毛大雪。地上、树枝上、屋顶上全落满了。

轻轻的雪,柔柔的雪,像雏鸟的羽毛。疲倦的心,仿佛插上了翅膀,生出一种想要飞翔的感觉。于是胡乱穿了衣裳,走出屋去,去迎接这可爱的精灵。

伸出手,一片雪花落在手心,还没来得及及观赏已经凋谢,留下的,是一滴晶莹的小水珠。仰起脸,漫舞的雪花,送我一个一个吻,清亮了我昨夜灰色的梦境。

我慨叹命运的冷酷与无情,太阳升起的时候,是雪花生命终结的时候。春风吹过大地,复苏的万物为雪花举行的,却是一个万紫千红的葬礼!

我震撼于雪花的从容、淡定,我藐视人性的卑劣与虚伪。伫立在春雪中,此时的世界是如此纯洁无瑕,如此美丽安详。春雪覆盖下的万物,孕育着希望!

澡雪精神,涤尽胸中凡尘。春雪,荡涤了我的心魂。十几年来,在自己的人生天空中,我慢慢学会了从容与淡定,学会了理解与包容,即使生命如雪花般易逝,也要做雪花迎风飘舞。

世人都说:只看结果,不看过程。我认为,我们行走的终极归宿都是那片青山黄土,重要的是行程两边的风景。

于是,在这场漫天飞舞的桃花雪中,我满怀期待,春雪过后那别样的风景。

良心种子

◎刘明礼(河北石家庄)

村里来了个换麦种的。

堂嫂家有一口袋陈年麦,捂得有些发霉,尽管掺和上一些好的,可几次都没能卖出去。听到吆喝,堂嫂想起这袋麦子,便把换麦种的喊进家里。

“怎么个换法?”堂嫂问。

“三斤换一斤。”

“人家都是二斤半换一斤。”堂嫂的精明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

换麦种的中年男人憨憨一笑:“我一直就这么换来着。”

“三斤就三斤吧,反正我们家没多少,就这一袋,吃亏也吃不到哪去。”堂嫂说着,把袋子搬了出来。

换麦种的看都没看袋里的小麦,直接过了秤。不多不少,正好六十斤。十斤一袋的麦种,给了堂嫂两袋。

换麦种的掏出张纸条,写下个手机号:“以后用麦种给我打电话,用钱买比换合算,二块半一斤。”说罢把袋子装车,一路吆喝着走了。堂嫂心里偷着乐,那袋发霉的麦子,总算打发出了。

约莫过了两个小时,堂嫂正准备包饺子,听到有人敲门,以为是堂哥赶集回来。开门一看,心里咯噔一下。原来是那个换麦种的,脸上还是那憨憨的笑:“大嫂,那袋发霉的麦子是你家的吧?”

抑住怦怦直跳的心,堂嫂装无辜:“我家的可是好麦子,本打算留着做麦种用的。”那袋发霉麦子好不容易鼓捣出去了,说啥也不能认这个账!堂嫂心里想着。

“真的不是?”

“真的不是,我可以发誓!”堂嫂镇定下来,略显愠色。

“呃呃,用不着发誓。不是就

算了。”换麦种的又是那憨憨笑着,转身走了。

堂哥赶集回来,堂嫂拉他进屋,洋洋自得地把这事说了。

堂哥没等听完,三步并做两步跑到厢房,果然不见了那袋霉麦。堂哥一屁股坐在地上:“我的亲娘,那袋麦子里藏着咱家祟粮食的一万块钱呢!”堂嫂一听,嘴巴张得老大,呆若木鸡。愣了片刻,忽然想起换麦种人留下的纸条,赶忙掏了出来:“快,给那个人打电话。”

按号拨过去,关机。“完了,完了,人家闪啦!”堂哥说,“这钱,八成要不回来了。”

吃饺子的心也没了,两口子商量着该怎么把钱要回来。要说还是堂嫂心眼多,“给他发条短信,就说咱要换麦种”。事到如今,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
这招还真灵,一会儿工夫换麦种的竟回了电话,把地址告诉了堂哥。两口子做伴,按说的地址找到了县城边上的一家饲料厂。进了大门,换麦种的就在院里站着。见是堂嫂,那憨憨的笑竟变得有些诡异了。堂嫂脸通红,说不上话来。堂哥也讷讷地、不好意思地说:“那袋霉麦是我们家的,可那里边有一万块钱。麦种按三块钱一斤,买了你的,霉麦子我们带回家。”

换麦种的一听,哈哈地笑了。招呼他们进屋,那打着捆的一万块钱,用塑料袋包着,就放在桌上:“麦子发霉了,还可以做饲料用;要是昧下你这钱,那我就坏良心了。良心发霉了,还能做什么呢?”

堂嫂的脸更红了。